

家有琴童初长成

贺克勤



章亦沁生活照

接着便是视奏。那一瞬，被试者须面对评委出示的生谱，速览几秒钟后即刻起奏——那是最使琴童们感到害怕的。贝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是心慌意乱，还是沉着应对？我侧耳细听：琴声响起来了——那是多么陌生的乐曲啊——但贝居然拉得很顺畅！

贝就这样跻身宁波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了。

今年的暑假，贝参加“第六届香港国际音乐节”的钢琴，得了浙江赛区的特等奖。原打算像上年那样再赴香港参加总决赛，不料浙江卫视发来请帖，说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之际，邀她参演浙江赛区的颁奖音乐会。贝便当机立断，放弃香港的赛事，改赴省城，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。

一家人拥着贝，驱车直奔浙江电视台……

贝在演奏厅里的独奏表演只有三分钟。她很成功，也很轻松。电视屏幕上的贝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笑眯眯的。

让贝感到比较困难的一次表演，是初二第一学期校内的那场独奏音乐会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——但贝才习琴七年，就要上台去挑战这使人胆怯的三十分钟了。

贝在那场音乐会上连演奏了五首乐曲。贝不难想象，在台下听着的我，心情是如何紧张。直到她拉完《梁祝·抗婚》那一曲，我才放下心来。

贝是天天练琴的，功课再忙每天也要拉上半小时。我告诫她：一天不练，骗不了自己；两天不练，骗不了内行；三天不练，骗不了外行。

我常在贝练琴时，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，听着。那琴声，是苦藤上结出的甜瓜，给我享受，也令我遐思……

“你就要升初三了，还打算天天练琴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练！”她回答，“鲁迅先生说过，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去挤，总是会有有的。”

……

如今，15岁的章亦沁，在初三的最后阶段，面临即将到来的严峻的中考。

而在这备考如迎战的非常时刻，她却爽快地接受了校方给她的一项任务——与四名同学一起，代表学校参加五月底举办的全市中小学生器乐大赛。她隔天甚至每天背着小提琴到校，利用课余时间，心无旁骛，与同伴们认真地苦练。

她表示，在“宁外”的不多的日子里，仍要一心一意地为母校争光。

我家的琴童，好样的！



10多年前，祖孙俩在幼儿园“同台表演”。（贺克勤供图）

鉴赏与收藏

气场是一种神秘的能量，说起来有点玄，却是客观存在的。任何人和物质的存在都会有气场伴生，不过有强有弱、有正有邪而已。

《嵇康别传》：“康长七尺八寸，伟容色，土木形骸，不加饰厉，而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。”说的是竹林七贤之首嵇康的气质，也是对他气场的描述。再比如，有的人在台上讲话，台下人越多，他就镇不住，显然是缺乏气场。人的气场从何而来？来之于天生的气度以及后天的阅历、学识、修养等等。如果要讲“气场”诉之于形，它不是宝剑，而是剑刃上的寒光。

器物和人一样，也是有气场的，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岁月磨砺的老器物。不同的空间适合陈放气场大小相应的器物。一日去扬州博物馆参观，走上二楼，只见200多平方米的展厅就陈列着一件玻璃罩罩着的瓷器——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。梅瓶高43.5厘米，口径5.5厘米，最大腹径25.3厘米，底径14厘米，给人的感觉是空前的肃穆美好，没有一点器物空间大的违和感。这只梅瓶系该馆镇馆之宝，优秀老器物自带气场。

如果是件新仿瓷器，放在偌大的空间里，或许就“撑不住场面”了。老器物能产生这种特有的气场，我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：首先，器物是人格化的。任何器物都是人做的，从创意、设计到制造，它身上的一刀一笔都凝结着人的智慧和汗水。俗话说“睹物思人”，作品即是人的思想的物化，它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和人类的思想、艺术追求。第二，岁月磨砺了器物。器物的使用者和摆放地各不相同，或藏于宫廷、官宦人家，或摆放在民间，有些成了陪葬品，有些出口为洋人所用。千百年来，老器物还经历了朝代更替、天灾人祸，能够留存下来殊为不易，它们都有了“灵性”成了“精”。第三，器物本身伴生气场，比如磁场等等。

不同器物的气场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。我国铜锡合制的青铜器，从4000多年前一直流行到秦汉，包括了礼器、炊器、食器、酒器、水器、乐器、车马饰、铜镜、带钩、兵器、工具和度量衡器等，其中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。青铜器折射出来的气场非常强大，尤其是鼎，它在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代表作有四羊方尊、后母戊鼎等。青铜器深埋地下数千年，一旦出土，便气场磅礴，有的则弥漫一股“煞气”。

中国是瓷器的故乡，宋代有五大官窑“汝官哥钧定”；元代有青花；明清瓷器更是兴盛一时，还大量出口到欧洲。古代瓷器还可分为官窑、民窑和出口窑。明清官窑都是“小器大作”，常年置身于宫廷皇帝身边，气度自然不凡。民窑瓷器气场小些，但生动活没有趣。出口瓷符合老外的口味，有些陈列在欧洲皇宫和贵族家里，气场也大。有些明清佳瓷显得纤弱、女性化，如成化年间的鸡缸杯，不过是掌上玩物，把它独自放在百平方米的空间，气场明显不够，而若放在一个十平方米的空间里，会有婉约空灵之气溢出。雍乾时唐英的作品，文人气息最浓。唐英是雍乾督陶官，文化修养极高，他仿遍宋代名窑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他烧造的雍乾官窑堪称瓷中顶峰，由此被人称为“唐窑”。乾隆八年，唐英奉旨编成《陶图编次》一书，这是中国第一部记录陶瓷制作工艺的著作。后代收藏家们都以拥有“唐窑”为荣。我收藏了一件“唐窑”哥窑山子笔架，长20厘米，最高处16厘米，有山和灵芝纹，金丝铁线，釉面如玉，虽不及盈尺之物，但放在书屋书架上，也有蓬荜生辉之感。

用硬木、实木打造的传统家具，也是气场十足。紫檀和黄花梨分别被用于宫廷家具和文人家具。故宫里的龙椅，威仪凛然，即便没有皇帝坐着也是气场爆棚。晚明黄花梨打制的文人家具，自有清风明月之气。精彩的白木家具也有不凡表现，宁海曾有一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四合院，灰砖青瓦，卵石铺地，十分考究。一日得知这座四合院里有一套精彩绝伦的白木屏风，我便欣然前往。眼前的七片屏扇一字排列，高二米出头，木作线条流畅，整体满工，近百只雕工细腻的吉子完整无缺，其中六片腰板为“昭陵六骏”，中间则是“苏武牧羊”，雕工超一流，无论人物还是动物，都呼之欲出。那日秋雨绵绵秋风萧萧，原本心绪不宁，见过屏风精神之一振，这就是好家具的气场。此屏陈列于宁波月湖银台第博物馆。

古代字画的气场就更不用说了。宋代字画，元四家、明清大家，乃至现代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吴昌硕、潘天寿等四大家，他们的字画价格动辄千万上亿，艺术冲击力直抵人心。其他如古代石雕，气场也不容小觑。老竹器、老漆器、竹木牙雕、玉雕等杂件，气场相对温和些，但也温润可人。

正因为老器物洋溢着特殊的气场，许多高级古玩家鉴赏器物时会首先品“气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气”是老器物的语言，这种语言只可意会，用心灵去感应。绝大多数老器物的气场属于“正能量”，与之相伴日久，吸收了正能量，使人不温不躁，性情、气质便日趋风雅美好。

即便没有皇帝坐着也是气场爆棚。晚明黄花梨打制的文人家具，自有清风明月之气。精彩的白木家具也有不凡表现，宁海曾有一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四合院，灰砖青瓦，卵石铺地，十分考究。一日得知这座四合院里有一套精彩绝伦的白木屏风，我便欣然前往。眼前的七片屏扇一字排列，高二米出头，木作线条流畅，整体满工，近百只雕工细腻的吉子完整无缺，其中六片腰板为“昭陵六骏”，中间则是“苏武牧羊”，雕工超一流，无论人物还是动物，都呼之欲出。那日秋雨绵绵秋风萧萧，原本心绪不宁，见过屏风精神之一振，这就是好家具的气场。此屏陈列于宁波月湖银台第博物馆。

古代字画的气场就更不用说了。宋代字画，元四家、明清大家，乃至现代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吴昌硕、潘天寿等四大家，他们的字画价格动辄千万上亿，艺术冲击力直抵人心。其他如古代石雕，气场也不容小觑。老竹器、老漆器、竹木牙雕、玉雕等杂件，气场相对温和些，但也温润可人。

正因为老器物洋溢着特殊的气场，许多高级古玩家鉴赏器物时会首先品“气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气”是老器物的语言，这种语言只可意会，用心灵去感应。绝大多数老器物的气场属于“正能量”，与之相伴日久，吸收了正能量，使人不温不躁，性情、气质便日趋风雅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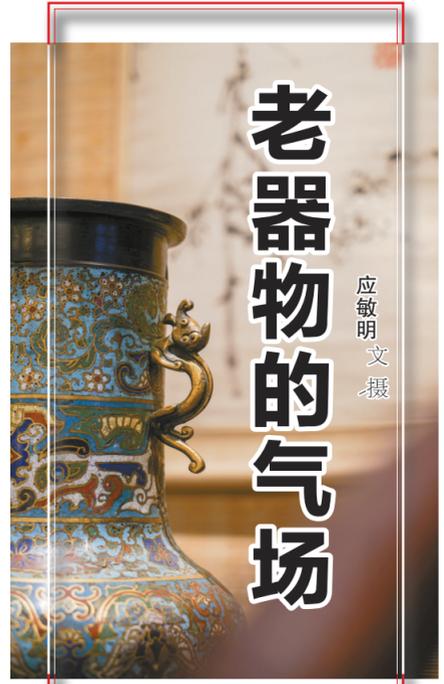
了面壁捻须，还需穿越崇山峻岭长途跋涉，才能到达视为圣地的考场。几十年青灯面壁的苦读，就为了一场关乎人生命走向的大考。

“金榜题名时”科举文献展还附带展出了一些什物，佐证科举文化早已深入古人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，铭刻于百姓日用器具之中，成为那个时代朝野崇尚的价值取向。如清代那只精致的“伍子登科”青花瓷碗，背面刻有“伍子登科”或“状元及第”的铜镜，一副“伍子登科、状元及第”帐钩，绣有“指日高升”“读书成名”“连中三元”字样的钱包。

展橱中还摆放了一些与读书有关的用具，如年代久远的四对汉代“砚合研子”，晚清“下笔如有神”高浮雕漆笔筒，精致玲珑的象牙裁纸刀，铜石陶瓷等多种材质的砚台，刻有“问政学堂”“十倍书院”的戒尺，雕有学子捧读图案的花板……据储建国介绍，他还收藏了百余枚刻有科举吉语的铜质、银质花钱，此次因展厅限制，无法陈列。

还有一件实物不得不提：手帕大小的“丝绸夹带”。该夹带长61厘米，宽31厘米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，每行约180个文字，共计234行。在这么小的一块薄如蝉翼的丝绸上，竟容纳了四万二千多个文字。小如芥粒，得有多好的眼力才能看清楚啊！关于“丝绸夹带”的用途，有人猜测是带进试场作弊用的，有人猜测是随身边温习用的。

“科举轶事”板块，讲述了发生在海门的科举佳话与中举故事。如长街镇西山村前后出了“一村二十四进士”，桑洲田洋卢村出过“一族九进士”，还有“一县三帝师”的佳话——叶鼎鼎授课宋度宗，方孝孺讲建文帝，李至刚在朱高炽东宫讲筵当值。这三位帝师命运多舛，死得最惨的莫过于方孝孺了。看完“金榜题名时”科举文献展，让人五味杂陈，感慨良多。



清代景泰蓝

老器物的气场

应敏明 文撰

白首穷经通秘义

——储建国和他的“科举文献展”

陈剑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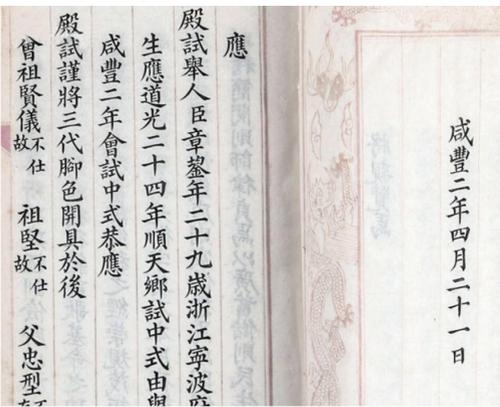
牌“功牌”“捷报”等科举文献。而摆在落地橱柜里的，有古人的书包“护书”、清朝时的砚台毛笔、各地书院生员的试卷和其他几十件文献。

登上二楼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宋代、明代、清代宁海进士名录。宋代有140人，明代为22人，清代为14人。宁海在明清两代进士人数的减少，我想可能与方孝孺这颗“读书种子”被诛戮有一定关系吧。“科举文化”“科举轶事”

等板块中，最有看点的还是考生的试卷。比如两位状元考卷，一位是明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试卷，另一位是清光绪十五年张建勋的状元卷及诏书。还有《天下第一策——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》：清代状元陈冕眷抄的试卷，清代康熙年间榜眼赵晋试卷，明万历年间徐吉常、王思任进士试卷，清光绪年间郭景象、程秉钊殿试卷，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献。那些才华横溢的学子，不仅

文章写得好，个个还写得一手好字，书体流畅洒脱，足见腕下功夫。

此外，一批乡试、院试、会试朱卷，有关考场规则的《临场条约》《三场程式》等文献，也值得一看。展陈实物还有官方编纂的科举考卷汇编，古时廪生参加院试保结亲供单，参加府试互结三单收据凭证等等，这些文献构成了古代科举文化的系统链，把我们带到古代学子皓首穷经的岁月。当时交通不便，学子们除



宁波状元章鏊的有关文献



小小一块丝绸上写了四万多字



“下笔如有神”笔插

外孙女叫章亦沁，小名贝。贝出生时，我刚退休；又因为三代人住在一起，这给了我对她实施早期教育的机会。

我会拉小提琴，家里一致同意我的建议，以后让娃娃学拉小提琴。

我知道学小提琴有多难。我觉得有必要在学琴之前先训练娃对音乐的感觉。

当贝躺在摇篮里手舞足蹈哼呀发声时，我就小心地唱歌给她听。我要求家里人，别随意哼自编的“催眠曲”哄她睡或逗她“唱”——如果大人哼音不准，她听着听着，一旦开口唱起来也会五音不全——这是日后很难改变的糟糕事。娃是一张纯净的“白纸”，对她的培育不能出错。

贝喜欢听我唱，后来就认真地跟我学。我教她唱《两只老虎》《卖报歌》《北风吹》……她都唱得很好听。

贝一上幼儿园就叫她学钢琴——但只学了两个月——目的是让她通过操弄钢琴的黑白键，懂得十二平均律，掌握五线谱上的升降号知识，借此进一步训练她的音准和节奏。

这段时间我还时常带她去音乐厅、大剧院，听小提琴独奏，听弦乐四重奏，听交响乐。我不惜花一百多元为她买一张入场券，让她舒舒服服地坐在我的旁边，欣赏名家演奏名曲。她听音乐时那种专注的样子，令我暗自欣喜。

直到贝七岁，我才教她学拉小提琴。先是夹琴，持弓，拉空弦——她都很快做到了。

要学按指了——这是我最担心的：据我所知，凡起始一连几课按指不准的琴童，大多会在以后的学琴过程中困难重重。

令我满意的是，贝按指不但手形正确，手指起落灵巧，有弹性，而且按下的音个个准。

她就这样一课一课地跟我学。那套《学琴之路》，她学了一册又一册，毫不费力。但我只教了她三年就放手了。像贝这

今年4月29日，一个名为“金榜题名时”的科举文献展，在宁海图书馆开展，我遇见了本次展览的主角——储建国。储建国头戴太阳帽，穿着休闲西装和运动鞋，一副随意的样子。随后在接受宁波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，他从容淡定，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开展仪式上，他低调地介绍了自己的收藏，并表达了想把一万多件藏品捐赠给家乡的意见。

储建国出生于宁海桥头胡街道储家村，是位跨界的学者型收藏家，世界各类钱币收藏量很大，对近代金融史与银行业深有研究，出版过二十多部专著。鉴于他的学术成就，国家文物局2009年授予他“中国当代文博专家”称号。储建国现为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、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馆长。

他收藏了大量古今中外钱币、现代金银币、书画等，“科举文献”只是其藏品的一部分。

说到科举，人们总会问，科举制度始于哪个朝代？目前有始于汉、隋、唐三说，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始于隋代。隋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，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。公元605年，隋炀帝设置明经、进士二科，以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。当时主要考时务策，叫时策。唐朝武则天开始殿试和武举。唐玄宗时把诗赋作为主要考试内容，这在《旧唐书·杨绾传》里有所记载。科举制度在宋元明清一直沿袭下来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结束，前后经历一千三百年。尽管各个朝代的名号设置略有不同，但通过定期考试取仕的目的一脉相承。

冲着对科举文献与实物的好奇，简短的开展仪式过后，我匆忙转向展厅参观。大厅左侧是“书院文化”展块，集中介绍了明清两代宁海地区兴建书院、义塾的历史。仅清光绪时期，宁海拥有书院近20所，义塾40余处。在一楼过道墙壁上，依次高挂着“国子监监照”“户部执照”“信